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目錄 內編

抗節

任遇

往行

見幾

前言

往行

恬退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 內編

嶺南張　萱孟奇甫　輯

抗節

前言 附

往行

刑部尚書吳雲字友雲宜興人洪武元年徐公達以禮部遣赴京洪武陸年爲湖廣行省參政公以事被逮至釋之特命公往使雲南諭之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且傷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公對曰天命所在誰敢違之第彼特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諭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上然之遂遣公行會梁王使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械送京師上欲以恩懷之令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

免於是說公改易制書共紿梁王公不從欲殺之適梁王亦遣人來劫
逼令胡服辮髮往見公曰朝廷念雲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賫
赦招降汝輩今反欲脅使臣以降邪吾以死自誓終不爲汝屈遂被害
旣而梁王壯其節命收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後雲南竟入版圖朝
廷始知公之死適其子獻亦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奉櫬歸葬而許獻
爲國子生獻貧不能還鄉以公嘗仕湖廣卽葬江夏縣金口鎭歲久遂
占籍江夏李應楨曰余往來宜興知公之名久矣及官南京以部中公
事過湖訪其子孫得之至金口將謁公墓已犂爲田居人莫肯言者葢
其家亦貧故不祭侵者已莫能辨識於是求其地契則于家藏誥命及
遺書俱燬於火矣爲之歎息不已獨嘗考論公之爲人於學士大夫及
鄉之故老得公使事爲詳仗節死義可以爲世道之勸輒書而爲傳後
必有白其事於朝者則公之當與金華王忠文公並傳於世也弘治中
都御史王詔巡雲南爲請於朝命復贈公刑部尚書諡忠節與王禕並
祀改祠額爲二忠

王翰西方人故翰林檢討稱父也元季爲潮州路總管先爲閩行省郎中已而以潮州總管棄官遂走閩爲黃冠棲永泰山中十年矣高皇帝聞翰賢有詔強起之翰自刎死

袁凱字景文號海叟袁潛翁介可潛子也其先蜀人後占籍華亭洪武間爲御史議事不合趨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太祖命以木鑽鑽之忍死不爲動遂放歸太祖念之遣使即其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景文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爲誠風乃置之

蔡子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于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于英單騎走關中入終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爲禮和怒焚其鬚髯之終不屈其妻適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英釜魚漏□假息南山囊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勤勞有司既違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

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英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
療其疾易以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英
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
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値離亂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
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
板蕩俛顏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
猶女之適夫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
道歷仕五朝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人羞以爲室不正之夫中君羞以
爲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陛下
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
也猶以爲未足于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奬忠義孟軻謂之天下之
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旣不以英一人而
加少又豈以英一人而加多授英以官何益於國舍英不用何損於事
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

以無禮義廉恥之俘虜而側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英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迺待英以禮沐英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存身以苟祿若察英之愚全英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陛下之威加于海內而奔走四夷不愚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英聞仁者不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機而作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𦕅焉之軀仰正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鈇鑕不知所言上覽奏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勑有司送出塞

伯顏子中西域人祖父仕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尋爲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未幾而

廣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於是子中變姓名浪跡於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江西參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遊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于元也嘗懷鴆自隨曰如有強我者便當以死答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洪武十年江西布政沈立本專使招之子中對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而死

郭雲南陽人身長八尺姿貌魁偉膂力絕人元季聚鄉人爲義兵保裕州泉白寨累官至行省平章政事及元主北奔中原悉下獨雲堅守裕州屢出戰不降大將軍徐達遣指揮曹諒圍之雲復出戰敗被擒謾罵求死不少屈達壯之縶送京師既見上觀其狀貌奇偉命釋之時方閱漢書問之曰汝識字乎曰識遂以書使之讀雲誦甚習上大喜且以其忠仍加賞賜授溧水知縣民咸稱之上益以爲賢特升南陽衛指揮僉事

劉璟字仲璟故誠意伯基子國初甌寇葉丁香叛朝廷敕延安侯唐勝宗提兵討之決策於璟破之復命白璟才略高皇帝喜曰璟眞伯溫子也朕將大授顧年少乃緩之不虞速樹如是顧謂侍臣曰璟絕有父風允協朕望如此賜上尊褚璟貌偉豐髯論說英侃帝愛之次日召璟謂曰朕欲卿日夕左右夜考宋紀惟閤門使如儀禮立百官之上爲朕宣喚傳遞如爾無踰此官遂拜職賜第寶馬衣帶金書除奸摘佞四字加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卿持此簡糾正時袁都御史奏車牛事忤旨當殿以簡擊其頂自是舉朝畏璟時谷王年十三將封宣府上素愛王每朝謂侍臣曰谷王年少羽翼無人奈何諸大臣畏璟風力樂璟外補奏曰輔幼藩非忠勇敢直不能閤門使劉璟其人也上頷之即日授谷王長史幷敎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巡行一日至燕文皇帝與璟奕璟勝帝曰先生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臣可讓則讓不可讓則不敢讓帝默然戊寅夏六月高皇帝晏駕皇太孫嗣位己卯改元建文秋八月璟聞太宗南渡遂馳闕獻六十策嗣帝不用命璟赴大

將李景隆軍景隆不用璟計喪師會天大雪璟夜半渡盧溝河水陷馬
斃璟蹴冰躋岸踏雪走良鄉裂趾次日跛行三十里時璟之子貊自大
同來赴難越良鄉至涿州失璟所在道遇素所善指揮使陳玉指璟行
次貊騎馱反涿數十里遇璟翼璟上馬遯去還家養疾辛巳璟輿疾赴
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嗣帝不用命璟歸待用至家杜門讀書默觀天下
動靜壬午六月太宗入承大統璟辭疾不起上欲用璟罪璟逃叛親王
繫至京強以官璟辭侃侃不屈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
個字下璟獄一夕擗髮自縊時鄭朱子罪沒其家權官希旨引其例帝
曰璟家難例鄭朱子詔其家歸葬之嘉靖乙酉提學萬潮東視學書生
陳中川白其事立像配享文成之廟
李徵臣揚州人元時翰林待詔洪武中不屈家屬盡死終不屈謫戍寧
夏永樂間丁學士某爲上所重一日召問曰少從誰學士以徵臣對且
言其德與學上即密遣使取至京入對稱旨上問丁欲見汝師乎丁叩
頭謝即出與相見且官之徵臣對曰臣於洪武中旣不受官則今日義

不得受上曰然則若欲如何曰願還行伍曰朕既已召卿何可復從戎乃遣還家曰臣已無家惟吳中有一故人曰盛景華願依之景華乃館之家遣其子弟從學久之謂景華曰吾將與君永訣何以處我景華曰先生若不諱當殯之先人塚傍徵臣厲聲曰朋友死於我殯將復歸之也子無歸者尚何殯爲景華謝曰某言過矣當葬于先人之傍徵臣曰得之矣抗手相謝而逝今其塚猶在盛氏先隴

貢性之字友初宣城人由冑子除簿尉以剛直稱後補閩省理官元亡高皇帝徵錄名臣後大臣有以性之薦者性之改名悅避居會稽耕漁自給雖羈困晏如也邑人芮麟嘗遇之邀與俱歸性之辭以詩云游絲落絮都成恨社燕秋鴻各自飛杜宇叫殘孤館夢西風吹老故山薇每感則泫然泣下慷慨悲歌勸之仕即默不應卒無嗣門人私謚曰貞晦

趙清定遠人以都督守彰德靖難師襲敗之攻其城不克燕王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清兵追之則引而去於是城中乏薪拆屋爲炊既而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誘之清果遣兵出誘入伏內

擒殺千餘人自是不敢復出王遣人招清清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師日但以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王悅其言爲之緩攻暨即位召清還以先語仍令以右軍都督致仕而官其子爲指揮

成祖既入金川門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徐輝祖不屈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追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又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少與吳存何英徐素爲同志友講讀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見祠壁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問祠中人曰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陰記其姓名以去後應辟薦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即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建文時以直諒選爲右補闕累進大理寺少卿靖難兵起與齊黄輩日夜密謀設法防禦遜國後召方孝孺草詔遂召閏及高翔數人者衰絰至哭聲徹殿廬上召閏先入諭令更服閏

曰死既死矣不可更上以族誅恐之罔不屈命力士以金瓜擊其齒齒盡罵不絕上怒縊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草實之懸武功坊即日籍其家子傳道謫死慶戍邊宗族夷滅謫戍者甚衆女郡奴時四歲其母汪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貓臥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汙面禿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乞丐歸鄱陽貧無所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饋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貞姑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萬曆二十年鄱陽守楊祭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郡奴于其父閏祠

鄒瑾江西吉安永豐人洪武中嘗官蜀之重慶後薄游巴渝間與金華王紳相遇于渝紳甚稱其志大才敏議論磊落忠義可嘉與俱至成都成都士皆願交焉尋以薦至京建文中為大理寺丞靖難師入都城瑾自殺詔夷瑾族或曰瑾不屈見戮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洪武中由貢入太學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初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己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北師起擇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壁會何福戰敗與明被執文帝縱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晚棄官變姓名遁去越數年來歸窮餓憔悴殆不可識詢其故欲泣不言明日竟遁至死不復返不知所終

梁良玉者田玉族也建文中官中書舍人靖難後與妻子訣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爲給以死

何中不知何許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以貢入太學初授永清典史居官廉

謹攝令事捕蝗弭盜餓而靖難兵起一時守令多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燕縉極力爲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爭先逃散縉知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還家以禮葬畢卽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略具則聞南師潛而天命去矣縉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露有司卽其家捕獲械送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朝廷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屏跡田園年八十而終吳文定寬爲縉傳有曰以愧世之爲丁公而倖免者先是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皇上靖難時俱弃職遠避宜寘法典俱逮戍縉其一也寧等不可攷矣

東湖樵夫未詳何郡人亦不知其姓名壬午年七月樵夫鬻薪臨海東湖上見里巷相傳語曰新君卽位詔至矣樵夫瞠視久之舍擔奮擲于水而死

張諫議益永樂己丑扈駕幸北京會胡虜數爲邊患上命監軍深入虜營主將失利益被執虜持刃脅降益不屈曰生爲大明臣死爲大明鬼

非死無以報國虜憐其忠烈竟棄之時仲秋八月二十四日天寒兼雨雪跣足南行數百步隕然而終

己巳項襄毅公忠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羈留虜中困公飼馬公仰天竊嘆曰圖歸事本朝久之公挾三良馬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奔間道攀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蒺藜者百數而公不知也

湯胤勣字公讓濠梁人東甌襄武王曾孫年十五六入學爲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胤勣騎馬過一旦成誦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胤勣獨後至當笞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笞之胤勣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間豪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孫能作啟事否胤勣請紙筆卽席具狀幾萬言若宿搆者皆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驛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胤勣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略及諸事舉以問胤勣應對如洪鐘不能屈左右嘖嘖嘆賞于公亦

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以爲錦衣衛百戶正統末英廟北狩朝廷遣使廷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者衆舉胤勳詔以千戶如虜大酋脫脫不花問中國事云何榮未及對胤勳前語之又時于坐上箕踞岸幘朗誦其所著平胡論虜酋色變既出謂中國譯者曰彼髯何爲哉恨不殺之耳景泰中詔舉將才胡忠安公言胤勳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典兵者多忌胤勳胤勳亦時時嘆息其功名不偶放蕩詩酒問京師人以爲狂所與游最善者侍講徐有貞教授馮益太醫劉溥英廟復位有貞入用事然亦陰嫉其才不推薦之胤勳亦不登其門天順中校事者甚橫李文達公多裁之而文達嘗召胤勳與語胤勳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坐盡傾文達愛其才薦之校事者遂捃拾胤勳往年在江南受賕事下之獄怒而辱之胤勳詬罵不絕口至詆之爲奴然胤勳貸出息于人而立劵無以自白遂謫爲民荷校出都城故人有唁之者胤勳仰天笑曰吾子以指揮爲足榮湯胤勳邪掉首行弗顧成化初遇霈恩復其官再用言者言詔以禆帥守孤山在延安西虜歲入守者多

以軍敗黜胤勳得詔曰噫吾死矣夫孤山無城郭有他郡來戍者七百人戰則爲僨軍守則爲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鎮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城孤山聚粮糗募死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吐殷血數升臥不能起丁亥虜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虜大掠子女而東胤勳怒髮上指曰死國分也力疾而起戎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邀虜於境上力戰數十合衆寡不敵遂死山下是年八月也胤勳爲人軒豁倜儻直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瑣瑣者爲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奮然去不顧或遂罵之至其人面赤不少貸甚有捶之者江陰知縣弗利于民將受代胤勳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于筵上與之藏鉤不勝而怒語侵胤勳胤勳就坐上捽下拳之蹴之衆客爲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合而罵之道士不知其胤勳也稍稍有慍色胤勳捶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縱橫捭闔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胤勳以張巡

岳飛爲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聞命矣張睢陽何如人胤勳瞋目曰子不觀其對令孤潮之語乎鄉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爲此語者其所見如此

鄭獻字信卿號思齊南京驍騎衛人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山東運使以高州知府調南昌府始至適宸濠謀逆締結權奸氣焰薰灼莫敢誰何豪傑之流亦往往被其籠絡君仗忠義奮不顧身歲時宴遺一無所與其羣小不法輒問以編戍凡百需索峻爲拒絕意在剪其爪牙潛消逆萌積釁既深遂以誣奏下獄煅煉屢瀕於死及變作猶械繫於舟欲脅以從君乘其怠得脫而登岸鼓舞義士且戰且行以所獲逆徒與馬若干奔獻都御史陽明王公知府松月伍公相與慰勞委以原職守城因備陳賊情并蕩平方略多見采納卒得罪人君復捜剔餘黨撫輯居民以俟其定君子謂是役也君實與有力焉顧以介直忤當事者竟不蒙褒擢物論稱屈屢經勘覈久之不報君乃自陳始末始下吏部移兵部取質遂白以聞擢河東都轉運使

任環字應乾號復庵潞安人□□甲辰進士歷官山東右參政嘉靖癸丑倭夷寇東南是時天下承平久吏與民不知有兵革賊至輒奔以潰公同知蘇州獨訓練所統民兵與力戰而躬介冑策馬以先之自書其姓名於腹背手足曰死戰吾責也雖然先人之遺體不可棄也茲用以識庶得收葬聞者咸感泣云又與其兵同寢食或連日夜粒米不入口或露宿草莽植立泥淖中未嘗稍自異所得俸直及諸上官之牢醴悉分與其兵由是兵亦日奮敗賊於上海之八團方戰時寇拔劍擊公賴庖人某身蔽公以免公猶被三創既而守太倉以積勞疽發于背公子爾孝請公還郡就醫公叱之作書以遺之曰我兒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嚼氈裹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韓榻耶後來事未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語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

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毋貽父母之憂便是長聚首亦奚必一堂哉會報賊至公遂裹瘡出海擊之怒濤如山南山人習舟者皆震眩失色意氣彌厲手劍麾舟師擣之賊大敗俘斬百餘未幾又敗之陰沙敗之保山敗之南沙賊望公旌旆輒遁去捷聞擢山東按察司僉事整飭蘇松兵備甲寅賊犯蘇民爭走入城聚保而門鑰不得入民相抱號哭聲震原野公泣曰城池視百姓重等耳奈何棄之亟命啓門而謂其守曰賊入者某請任其責活十數萬人明日賊至以計敗之葑門乙卯賊復大至復大敗之斬首六十餘級詔進公副使賜白金文綺廕一子爲潞州衛左所副千戶世襲丁母趙夫人憂郡使者及諸士民連疏乞起公詔贊公大義而特贈公母爲孺人以慰公公不得已受命明年倭寇平疏乞終制詔報可仍陞山東布政司參政以旌其功

仕遇

前言

章楓山論出處曰康齋出處第一著白沙第二著一峯第三著我輩又是第四五著了

湯沐曰南宮揭榜後嘗有中試舉人不及廷試以歸者需次則來耳既登第或贈以對聯有丹墀獨對三千字黃甲同年六百人亦或有自書帖者以兼前科會試而言也成化辛丑無錫陳昌言告歸李文正先生贈以詩云春風得意早還家不待長安一日花已覺□青同晝錦行看銀漢有星槎江湖廊廟皆心事城郭山林且歲華珍重平生平治策漢廷須召賈長沙其描畫殆盡至今人多誦而稱之大抵此事非聞哀時或其疾不能起皆不可以私故而假托然者蓋欲事君而先欺已犯古人之戒而績學以待問亦涉後日之嫌故不可也

張寧序送楊繼宗曰予聞公此行不謁考書最將歸老陽城又聞天官尚書數論薦未果夫有天下之名者求退誠難古者名臣至欲自汙而去其道宜有所處公必退也其審焉潁川黃霸爲相功名損于治郡宜成而怠事所當警公必進也其勉焉朋友近則規遠則相舉予於公有

交際之義於其別也聊以此言贈之
何孟春曰見素林公舊隱之雲莊有石其山天成一碑題曰吾老蓋其菟裘地也公長憲湖南感事乞休時弘治間江西直旱饑徵公爲都御史巡撫事竣再乞休正德間四川盜起徵公督諸路兵有功三乞休今天子光紹大統起耕傳巖詢釣渭濱公膺累徵進尚書自工改刑致理實多明年乞休凡八疏乃得請歸嘗續題四休于吾老下此卷篆字白巖太宰所書卷中諸公詩章皆和公留別作也春惟君子之道二出處繫吾身最重吾身繫天下國家最重非吾身重也吾道重也道在出處出處在時吾身有道則吾身之出處天下國家視焉不惟其時疇能隕獲而不充詘哉古人有入而不能出出而不能反者彼自誘合行其志然非中道謂之不識時可也吾無論已而有養高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者有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便自求解退者彼豈不思之爛熟謂之知足可也非爲天下國家者也非眞知道者也見素公當世所謂有道君子道之著孔子可師首陽可希志匪降也身不獨善

也應龍有潛有升威鳳或下或翔吾無用此娩其賢矣成化間高郵憲
明上達乞歸疏稱三宜退及徵治盜謂再起功成宜再退晚自號五宜
西涯先生云古人二宜去三宜休皆斂退事能退而出出而復退出不
狗物而退不矯情者爲難翁蓋甚賢乎高公也然則見素公今日四休
事雖古人中求之竟誰堪比擬也

何孟春曰賈誼年二十餘至大中大夫以少年短命竟不免謫死楊震
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咸謂其暮而卒登三公位園花凋草于此見
之學者恨不到關西耳苟有良田何憂晚歲洛陽間世才也矯矯登朝
始通終厄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於海造物者有其忌乎吾於人何尤
謝方石起除大司成屢懇辭李西涯當國移書促之曰司成之薦輿
論所歸蓋當習俗波蕩之餘必得清德重望乃可廉貪而立懦所以培
植根柢樹揭標幟風厲天下非分一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蹈
邈不欲與世棲而天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於左右也况剡章一入
遂契淵衷雖平居職事未嘗周旋旒扆以廑顧注而聖人明睿輒記姓

名以薦𥠖之所屢見特加優擢出於常格於是朝野內外悚然生風知公道之不亡文運之當有復也說者謂先生抱道自樂或不為勸駕所迫僕則以為出處之分視義可否而已南雍之辭詞意懇迫朝廷俯而從焉固已成先生之志矣今聖天子方重士風采輿論有寤寐英賢之意此數十年之所僅見先生何忍不幡然就道以一副宵旰之懷乎且君子所以安於處者以道之難行也今既有行道地矣而上下無方枘之困左右無掣肘之患蓋將舉一世之名教付之先生而聽其所為先生亦何惜一出以畢平生未盡之志也乎君又以為事不可以預料功不可以必成苟出焉而有所不合則所以處者固在浩然而歸未晚也又孰能強其所不欲而曲為先生留哉僕任重力微僥蹶已甚正韓昌黎所謂行且謀引去而柳子厚所譏以為非者乃以是言為先生計宜亦有不見諒焉徒恃平生之知猶有是言而是言也非一人私殆一時之所謂輿論者也

陸粲曰夫仕在不失己耳乃禍福則有不可知者昌黎公曰祇繫其逢

不繫巧愚信矣今世仕者或工於語言日蒲伏公卿戶下拜起望顏色
然其人固自有利不利利則躐取華要不利亦放棄流落死耳要之榮
達有分定非必以諂傲爲通塞也
鄭曉曰近年仕路好附權貴人求翰林科道清要官權貴人敗亦隨以
敗節辱其身廉恥掃地矣官翰林者多以詞翰相詡不屑言錢穀刑名
科道倚言路持銓曹短長不肯出爲郡守藩臬卽出守郡爲藩臬銓曹
必愼祕不洩奏上輒鎖閉奏書人恐洩科道卽署故官具疏且指摘銓
曹樂惠安何文肅在刑部劉忠宣張莊簡在兵部歷主事員外郎郎中
未嘗更曹周文端理財最節愼曲算盈縮黠吏不能欺韓忠定戴恭簡
出爲參議副使何今昔大異也諸公際時則旬宣弼亮以濟康熙遇險
則正色危言以遏奸寵卓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矣
馮公琦答張同年書曰大略仕途最難得者二一曰公評稱許以爲才
稱其官二曰公論稱屈以爲官不滿其才此皆異日遠到張本丈以腹
裏調潼關所謂公論稱許爲才稱其官者也由名諫議回翔藩臬十餘

年所謂公論稱屈官不配其才者也若官配其才衆望已滿無有餘不盡之意則扶之者少而過求之者至矣今最難得者丈皆有之遲行遠行終有到日不必更論內外藩臬內轉近日惟見二王然二王亦皆不利大凡破格之事難以預期即得之亦未必爲福不如從坦途向上更穩更速

汪道昆曰初韓侯善某子甲同入爲尚書郎某子甲不樂居舍中察韓侯意得乃詬曰公何意得也今之起縣令者執簡而入持斧而出豈非公等哉彼方高視青雲無人乎五步之內何赫赫也公意得者何也韓侯笑曰子以目從人故多赫赫吾方陸沉者也卒然遇之曾未得其面惡見赫赫邪無何某子甲以憤死伯子曰嗟乎是不祥之人也是且有無上之心不死何待夫人臣亦以其官用職耳能任其職陸沉猶赫赫也不能則猶陸沉也於赫赫何慕焉即使彼得赫赫者官之加郎吏一等矣歷階更進其爲赫赫者紛如也彼難乎爲下無等一蹴而盡九等乃愉快邪即得先登亦必無上而後可耳乃若挾策而老諸生曾不得

當一縣幸而與之縣心勞課殿謂當世不譽何使怏怏者居之無死所矣客曰唯唯汨羅長沙之死非憤邪何君侯誦其言也伯子曰此憤世者之爲也使徒慕高位而憤則其言朽矣然亦奇節之士而不可概諸中庸椒蘭絳灌之流其罪不浮於季氏仲尼之去曾何遲遲也客曰善乎使熱中得聞此言不啻飲冰矣

又曰舍人病郡甲無善仕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方枘而投當世不入明矣豈習俗然哉何纍纍也伯子曰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遽數曰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彼有長喙務中用事者之讙而公短於口二也彼不褻不裼且傴僂若不勝衣而公木彊三也彼不唱而和乘人而結心茹所憎則堯可非也所喜則蹠可譽也公務察察而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和矛如射雉負羇而居省括而釋亡能出其彀中公弛而不張張則失前禽矣五也有一於此則仕者之贅疣也况五者哉伯子曰固然則將割贅疣而修我矣贅疣則生割其死贅疣不愈於死乎彼姣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姣卒以惡駭

國中吾不幸而贅疣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扱衽鑽節毋得罪田舍翁無
寧倚市門而張惡聲也舍人曰嗟呼唯此故多惡人國色罕矣

往行

吳源字性博莆田人元至正末舉泉州路訓導洪武三年復以明經
與化府教授歷官國子司業嘗爲四輔官上間之東苑命五人侍應制
聯句七言近體一章上先倡首句曰踞盤龍虎肇豪英五人者遂繼之
曰五色卿雲炫日明王氣瑩然垂景象民風樂爾見昇平山河百二金
陵最宇宙千秋帝業成□□□□□□上復繼之曰禎祥未盡又加
禎詩成上呈上念其賢復詔徵赴京授國子監司業未幾卒于官
蕭執字子所一名雅言泰和人洪武辛亥鄉薦爲國子學錄洪武五年
五月戊午夏至上將有事于北郊前期丁巳大雨初止駕詣齋宮中官
奉旨召兵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文學能賦之士從焉於是執
偕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翰林應奉張籌等十二人趨出所居
齋廬尊輦道傍遝趨入齋殿以見時上新服網製紗巾宸慮閒適顧問

曰今茲祀事是將天宇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物所有賦詠以來因命賦殿下柳檜併荷露退而詩成以次呈獻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言訖司禮令中官宣旨令榮諸者往取綾箋於花人給紙一幅各賦詩既成序進如初執最在後上閱其詩喜動于色因命起居注劉季道出諸詩令在侍者偏觀之執班列最遠則又使前爲其爲上所寵眷如此

永樂以來親王就封必擇翰林二員輸講之國即以長史從故與選者多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忱自刑部主事陞越王府長史未幾越國絕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郕府講讀相府楊東里欲舉侍讀儀銘恐其怨已乃以故人侍讀楊翥同舉郕王入繼大統銘等皆以從龍恩官至宮保

冢宰尹公旻司銓日有三舉子選除知縣色不豫公曰莫以知縣爲小官且去做看後三人皆不終其職人稱公之識鑒

陳白沙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公兩以疾辭卒不就

蓋南陽能優禮康齋而公之禮數似不及於公無加損但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先生歸經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窺祕書者冀得間以悟主也惜當時宰執不悟以爲實然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初意故康齋遂决去志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之心故不敢爲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意爾弼唯唯

莊定山昶被薦召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官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張公瑄輩謂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譴謫退處幾三十年矣乃今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山嘗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昶也吾當國必殺之今丘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逭乎遂行九月入京陛見大學士徐溥郎中邵賢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官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文語李西涯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政不能爲國家薦賢矣李唯唯西涯初見先生戲曰今復能用大字作拜帖乎公謁

吏部止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己足矣官職外物也吏部題補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封郎中到任十二日輒病風乃遲留野寺明年赴本部告歸不爲題處又明年丁巳遇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去之而先生告去且已改歲矣故白沙詩云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卻能知先生嘗曰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

高公明成化間乞終侍養歸貴溪山築蚤閒亭逍遙其中報補閩中承詔出蚤閒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嘗號五宜居士謂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戣有三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皆歛退事史傳所稱載嗚呼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出出而復退其出不狥物而退不爲矯情者蓋尤難焉第前豎大石柱柱上題一聯云

進以禮退以義大節昭明于天下耕而食鑿而飲終身蔽處于林間

張景明字廷光號葵屏山陰人成化庚戌進士歷官興王府左長史世宗入繼大統追贈太子少保大學士諡恭僖睿宗皇帝初開藩邸長史爲政輩以不職罷孝宗皇帝命可爲代者尚書王恕即以景明爲左長史袁宗臯爲右長史人多惜此兩人不得他用者景明曰賈誼董仲舒不有聞于時乎忻然入謝

施純字彥厚東安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初授戶科給事中陞鴻臚寺卿純習禮度每日侍朝爲磬折狀甚恭又諸司奏事上是之語頗澁純淸以照例易之用是蒙寵眷遂擢禮部右侍郎未幾陞尚書一日與敘議等八人同加太子少保以例賜祭葬純長身偉然出羣類表不十數年得驟登峻秩前此所未有也

熊大司徒翀爲侍郎時大司馬馬文升公名赫然而侍郎有左熊右熊公爲左熊京輦有兩熊夾一馬天下太平之謠孝廟呼熊鬍子而不名一日奏鼻帶液上曰鼻液乃膝寒耳命以宮繡護膝賜之

喬岱字希陞章丘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僉事初授行人擢御史忤逆
瑾降太平府教授陞永城令遷瑞州同知丁外艱服闋上京欲援父繼
祖事例奏乞得長史同年有李孔教者碎其疏且戲之曰君已世魁又
將世官耶公曰向者在道同邑一時四人繼而一人懷忌相次遷謫只
今同鄉猶不扶持當路似有譖毀不如陪遊獵于王孫步塵蹤于賈傅
也天部有知其淹者推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命下適國有慶賀事容臺
榜示外寮在京者各具吉服趨朝公買一豸衣屋縫人連夜紉綴手持
之太息因記正德初年降官將行其原排擠我者遣一悍僕持拜簡索
借豸衣曰今已無用何不付吾主人翁耶幸蒙洪造今復衣豸衣索衣
者磨滅久矣天道好還豈非士大夫之永鑒哉
淄士藻曰科目固多既成閒當拈出知名數公皆予所耳而目之者爲
世作談助焉甌江張蘿峯孚敬晚發而驟貴當時以七年進士登樞要
爲怪事蘿峰讀書山中故當詮註禮經大禮之義乃其胸中素定者遭
際聖明不偶耳晉江傅錦泉夏器之魁天下其論語義皂衣初試作也

文弗錄于有司後三十年竟用之不易一字人謂其果於自信如此浮梁金星橋達四十七舉于鄉又十年人莫不以爲遲莫而星橋意興豁如遊于平康里題其妓館云羯鼓爭陳欲吐猶含前夜雨探花人至忙開莫負上林春明年會元及第崑山歸震川有光淹最甚余文敏公始拔之人以此賞其識鑒而謂歸生第江南了一件事楚人劉復井珠者故于江陵相父爲友以計偕頻數號燕舉人卒出江陵門下其壽江陵詩欲知座主山爲壽但看門生雪滿頭然不能以才名著也四明余漢城寅于太宰沈蛟門一貫故文敏公同社友卒皆出其門而漢城最後毘陵徐警弦常言既久困庚辰竣場事焚其積稿一篋爲文祭之後乃以上海教諭登第攜李袁了凡黃初名表丁丑文擬入彀主考嫌其對策語過侈置不錄了凡語予吾命不失老進士當需丙戌科然亦落落人下耳果然同時有光州劉大景黃裳稱宿學者德與祝石林世祿秫陵焦漪園竑與予淪落風塵者二十餘年己丑始釋褐而漪園遂大魁天下

李文節公廷機謂翰苑坦途第覺官之美而遷之驟未嘗以一差一缺囁嚅當道之前不能諛人亦不能毀人事可告人私書可示人或言人過失余曰未必然或告以某人怪子余曰渠與余善當不怪平生操無心之道以遊於世人亦見亮之者惟是江別有一種風尚余與之左而與太倉先生合彼見上用余召起太倉以爲此二人不可使在政地欲別有擁戴此間難盡言事亦無成而其攻之衆且急實由於此余嘗言士大夫壯而行老而休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又云時非漢室才謝孔明何必死而後已哉故出處之際不謀于人隨時據理行其心之所安而已

見幾

前言

薛文清公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也

何孟春曰交趾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稍下

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註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封谿山谷間常有數百爲羣里人以酒并槽設於路側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而甘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爲人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鳥獸含生非不知患害之當避而愛動于中欲牽于外始戒終忘竟以身斃人之智其賢于翠鳥與猩猩者幾希矣

崔公銑曰君子不幸而見知于小人宜早決絕焉小人豈誠于好德者乎姑藉以厭羣論矜己黨焉爾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者外相容也然內實異也故否君子小人非可共事故薰蕕不同器比其睽而去之已汚身矣荀爽之於董卓楊時之於蔡京范相調停可喪邦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夫子贊曰萬夫之望

黃省曾曰昔有與悍爲鄰者欲賣宅而避之客告之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勿之已爾其敗可立而待也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惡可以弗避

去之君子聞之曰愼之哉凡富貴而貫滿者皆不可嚮邇也詩曰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言辨之貴早也

王公世懋曰嗚呼吾乃今知美我文者褫我官者也美我官者殺我身者也以官殉文官雖我去文猶我留以身殉官身之不存官將焉傅故其美彌甚其患彌深

張治道答薛若采書曰昔讀載記見閉門踰垣之事以爲一節之偏行非君子濟世之弘規自今觀之誠趨世之見盡理之行非後人所能到也來書又曰流俗是非終有辨晳之日是則固然靜言思之終違古訓見幾明哲之義嘗聞衆口同歸則堅金可鑠僞言三至則賢母投杼是非眩人自古爲然俟其辨晳蓋亦迂矣況嫌疑之中明哲擇術疑似之間君子不處若欲飭行以蓋前愆則已涉違道以憎多言況負詛延譽含垢求潔人豈信之哉昔在縣齋持法太嚴假借不行微弱懷德高門抱怨報施之理固在今日今日指瑕議疵之人乃前日俛首頌德之人謗讒遭抑之人也嗚呼怨㧞之蜂迴盤固宜蒙吒之犬反噬則當人之

何足怪耶又曰不須以高蹈爲潔僕豈敢若此秖以進退者士君子之大節也進則立功退則已今古一揆賢聖同轍二者不明他何足貴昔孔子栖栖於春秋孟軻營營於戰國未嘗不欲濟世立功以表正當世及至女樂饋而聖政妨臧倉進而吾道阻雖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爲接淅窮日之行若此者非矯世絕俗之爲中行之道不得不如是耳又曰意今家居讀書著述必甚適意但久之必厭不若出而行於四方資山水朋友之樂亦可快也僕非不知空言無裨歷試多效自思量淺狹不能涵情廣慮以免流俗之言則發其狂惑者屢矣於此弗之猶夫營營速謗招禍蹈難歷危所謂不有內患則有外尤者也諺曰失途不遠尚在迴足若一向實行則乖遺殊甚累羽沉舟積毀銷骨可不慎哉韋杜之南僕有舊田一區舊廬一廛終南在前少陵在後潏水濚於西龍渠遶於東又有牛頭華嚴興教諸寺太乙杜渠諸宮以資其隨喜登眺又有太乙玉案金華諸峯以資其瞻望閑則弔杜甫之墓尋何將軍之故墟悶則引水修竹決渠灌花亦一樂事也何必佩玉結綬然後備

大丈夫之事哉所籍文藝之好死而不輟但恨不得常在左右以圖進耳

往行

薛瑄既爲内閣天順元年見曹石恣橫日甚嘆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引疾懇乞致仕而歸

都督張九衢初守大同于石亨同僚其孫鏞于石亨皆娶武安侯妹爲友婿最相得亨迎駕南宮時公方在京使人索賂將爲公及鏞報公執不可曰吾實未效勞敢欺君乎且貧無爲獻也卒辭之久之仍舊職改南京未嘗介意及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謫雖學士黄諫亦所不免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

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爲草疏薦吴康齋與弼特遣行人齎敕書束帛召先生至京上問南陽與弼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上曰予論德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備顧問又乞予館穀供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南陽爲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陛下包荒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首肯曰既以行人取來復以行人送歸予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曰帝王盛德事也先生陳十事復表辭而歸過南京士夫有候之者多不見間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性命而已即避客去未幾亨敗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先生有先見之明歟

天順間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炙手可熱文人武夫出入其門以盜其名器者不可勝數京師有賀三老者都督曹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日盛獨不踵其門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乾麵胡同一賣餅小家生女美艷都督石彪欲娶爲妾父母樂從之女獨不肯乃已未幾石彪棄市欽謀反連姻及所親者誅竄殆盡而三老獨免

蔡虛齋明經而有長歟亦觀其去銓司而乞留曹耳淡泊以遠權利知時審勢卒脫淮南之禍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非深於易者乎

宸濠甚慕唐伯虎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

伯虎住半年餘見其所為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自處宸濠差人來饋物則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譏呵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

恬退

前言

解縉曰生於勃然者無良木成於卒然者無良器勃然而拱則祥桑穀也卒然而成則瓢缸蓋也松柏之生尨腫堅緻其壽者又多產于傾崖絕壁之間彝卣之作鍛鍊之精鑄冶之巧盡人之力竭人之思而又沉蝕于土壤淪于雨水霜露之中而后赤者如丹綠者如翡翠登乎貴重之用壓乎金玉之珍也彼勃而拱者桑穀之類野困木槿非不溢然美矣曾不可閱朝夕而經歲卒然而成者蓋缸之倫土瑩楮釜一炊而已破漏不出塵壞不可收拾有之矣人之罹憂患與凡富貴而得意者何以異于是哉古之聖賢不暇言矣顧以予之所經歷而自訟焉往時少年藉累世之餘業無衣食之窘而有琴書之娛雖不溺于聲而不譊譊

幸有過情之譽一薦而擢高科忝禁近受先皇帝眷注之隆直行無前動與禍會頓挫抑鬱者十餘年今皇帝收之所爲將比于古之聖賢回思少時所遇無不如意者乃轉爲失意之機而凜乎其可畏其得至于今亦幸也

何孟春曰豫章生七年後世辨之人之難辨有甚爲木者而誰能識之七年之前吾欲今日之所見而絕望之於異日無不失人矣乎植物中木槿楊柳幹截而枝研之場圃之邊陂池之際橫插倒殖無不復生者歷月閱歲鬱然成樹其長又甚易也然其膚理疏而骨體弱華不終晦而悴葉常先秋而殞夫造化於物亟成者亟敗人欲爲亟成者乎

提學僉事邵銳乞休陽明先生任江西巡撫批其呈曰據江西按察司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保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靦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況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

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潛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卻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亦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與言及此中心愴然陽明先生批呈不過數言而出處進退之際確于道義一毫不苟所謂文之立言者是矣

于慎行曰宋太宗一日謂錢若水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若以爵祿位遇而効忠於上者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已而執政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曰昌言涕泣否鎔曰與臣等談多至涕泣鎔乃迎合上意耳及呂蒙正罷相太宗曰蒙正前自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驟登顯要然其夙望不爲忝冒何有寂寞不聞其鬱悒也上爲默然於是若水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能全進退之位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耳卽以老母請罷若水眞高品也蓋人臣有嗜進慕寵之心爲人所輕則人與官俱輕有高蹈遠引之念爲人主所敬則人與官俱重

人與官俱輕則有損于士風而無益于治體何也其言必不見信其志必不得行也人與官俱重則下可以全士節而上可以裨化機何也居則士有所矜式出則上有所倚仗也奈何馳騖榮寵之徒比迹於世而以見輕於上哉宋之大臣如若水者可以爲百世矣

又曰宋時侍從大臣欲援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蘇易簡久在翰林太宗以賓友待之乃以急於進用亟言時政遂入政府人主不復延接惟正色責以吏事而已可見侍從近臣受知人主不可急於求用以取輕於上寧終不用而爲人所惜無寧一用而損其名爲人所笑也且夫文學之臣好言時事即涉求進之迹可不戒哉

又曰唐宣宗欲以韋澳判戶部力辭不就其甥柳玭或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寖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夫不出于廷臣之師錫而出於人主之獨斷在嗜進之士方以爲不世之逢恬退之流乃耻於他岐之迹然則士之進退與其受知於上不如見察於士論也至謂時事不佳

由吾曹貪名位所致則千古名言士林著蔡蓋士君子一有貪名位之心只在利害得失境中生死出沒嗜欲日深天機日淺視國家之事如秦越肥瘠馴至大數極壞不可救藥其原皆出於此豈但不佳而已三復斯言以爲永嘆

王文肅公曰古先進之風邈矣當道者議取舍於今日與其斤斤抑浮劇競不若求眞恬退也用之而眞恬退未易言也不規世名亦不薄世名以窮通爲寒暑之序乃名教中之逍遙異乎睢盱標榜捷徑終南者也

王文肅公與周山泉巡撫書曰前書士習之說反覆思之此非法令能禁意色可輕除是尊顯樸實恬退之人立標示影方曉趣避耳而此機廟堂似未著緊兄謂何如

王文肅公嘗勸友人勉抑遁思謂其說受之塞上翁深園吏而不可深言今試觀世態何如飛蛾撲火作何究竟則雖十年不調亦可一笑而遣之矣余頃在病中會有客見訊以遷次不及爲怪嗟乎市兒爭餅餅

既入喉復有知其味者乎東方大夫嘵嘵解嘲余以爲嘲何待解解嘲亦何待我向子平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此言可謂簡而盡矣

文肅公曰今士患不在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耻夫使朝廷內外之官泛泛乎有欲去不久之心峨然彈其冠刻日月以待遷而爭懸門腐之得失子之所謂無耻也益拜稽首讓于夔龍柳下惠其三黜于士師俗之所謂無耻也此兩言不知孰是

往行

宋琮字萬鍾太和人洪武丁丑會元琮明于易數謂其同進諸士曰旬月間翰林多罪僇琮其竄乎人初不之信也是科西北人士無一登第者乃訐奏試官學士劉三吾等狥私不公三月二十一日有旨覆考會試下第文字三吾及贊善王華司憲侍讀張信暨琮同年修撰陳䢿編修劉諤皆寘于法以三吾首舉連坐安置威虜衛其精驗如此琮自竄後益窮經博覽動無怨尤人以樂天知命高之永樂初經赦還家久之

被薦起刑部檢校時修撰梁潛文名擅一時於詞林最鮮許可獨謂琮詩文經義雄峻不羣每稱揚之乙未會試官校閱所得皆名士或欲薦琮入翰林琮辭曰眩詞藻以躐華要此賈禍之端也竟不肯以名上時同鄉楊士奇輩方以侍從用事莫不重其恬退

陳靜誠遇太宗定金陵時南召侍御史秦元之薦顧左右即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生三年幸其第與官輒辭不就再除翰林學士固辭除禮部侍郎又辭會疾醫療頻至病愈入謝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每從容燕見賜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節仁慈往事公溫良謹恪人有過被上譴力解上喜公誠篤每聽公言嘗曰卿老不欲仕有子可帶刀衛朕公頓首伏地辭蓋靜澹恬退始終一致年七十二卒賜賻祭及東園秘器命葬鍾山長林之原

吳司業溥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若莫知之或念溥久待次不遷勸其少貶以狥俗者答曰遷不遷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己哉天下之爲士者皆高之

趙曾字尚確紹興山陰人明尚書宣德初膺鄉薦名在高等歷任教諭秩滿不調恬靜自如人服其不阿正統十二年乃陞國子典籍日端坐觀書詠詩校對梓刻訛缺或忘寢食倦則鳴琴自娛祭酒陳敬宗謂人曰趙尚確仕不近利學不近名對之坐談簡淡有味令人興起今之黃叔度也敬宗贈詩充棟羣書萬玉林綴觀窺見聖賢心每隨松影移瑤席時對梅花奏綠琴但學古人郭素履不同時俗論浮沉公餘最是怡情處青鳥時時送好音久之遷典簿益勤敏盡職不以爲卑及秩又滿引年致仕行李無一長物惟囊書數百卷而去

太原周莊懿公瑄歷刑部亞卿十八年未轉時伯子伯常初入翰林仲子伯某方就學館公一日偶出使九卿醵錢於郊旅餇之際因論年資公乃颺言於衆曰十八年老侍郎好陞一陞適冢宰姚文敏大章亦在列隨對之曰兩三個好兒子須等一等後莊懿終司寇伯常終宗伯伯某中方伯可見前輩司衡不惟守久任之法而尤擅遠鑒之明焉

程泰字用元休寧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雲南左布政初爲戶部主事

癸未會試用薦充同考試官儀曹奉內幣踵門用元力辭免禮部尚書姚文敏公嘆曰超出流輩遠矣

李和字本中安陽人天順元年進士初授吏科給事中歷官南京戶部侍郎嘗爲右通政每居一官積年不徙成化末李孜省以左道進而大臣競樹黨中官梁方等用事最後萬安有寵士大夫躁進者各擇所從朝合夕選正人獨淹滯鄉有齊某者閔和久次謂曰公常恬如將俟河清耶今諸貴人亦素敬愛公持一帕贄造請食頃耳而卿佐得時乎時乎可隨而不可□之□也和謝曰吾辟之髮黑髮守節皓首乃求聘乎退謂所親曰吾見附人者害亡利無何有郎中素結倡優進欲爲通政乃傳旨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以彼代和

吳文定寬在翰林日於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被選宮僚人動色相賀公獨蹙然曰吾何以當此任哉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三當道見沮誠不彊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

遭迴不進意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則安之衆議爲之冰釋及吏部尙書位缺中外皆屬公公固辭之

張蹇字廷式號行庵德輿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尙書初登進士第觀政刑部郎留意刑法比部長貳皆賢之會吏部選科道偶遺公衆皆疑愕尋乃調考功主事蓋尙書尹恭簡公讀公所試論知其所養欲留自助也在考功歷員外郎郎中凡十四年廉愼公勤如一日考功以地望例遷卿佐鮮外補者弘治初公資旣深尙書王端毅公探所欲公曰懼官之弗稱耳奚內外之擇乎遂陞山東左參政。

兪琳字德章忠義衛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太子少保工部尙書成化辛丑爲監察御史都御史丹山居公怫然曰君子乃安此耶吾卽當論列公辭曰琳母老獨念此獨可得常居爲祿養計非有他也居公乃已

張簡肅公敷華爲庶吉士李彭二閣老欲公官翰林與劉忠宣時雍力辭願親民事後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或云戴公珊與劉公也且曰願就部曹習閱民事爲國家建勳業甚幸設投老文字間竊所懼也後兩

公皆爲名臣

劉公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居職方久賢聲甚著時虜寇大同邊師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于尚書冀一往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卿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事不得其平輒曰欲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舉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成化十九年陞福建參政后還布政司累官至大司馬嘗言能至今日得參政之力也其志先定

章懋浙江蘭谿人由翰林編修改南京大理評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四十一即乞致仕弘治末起南監祭酒自是二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緘公移呈繳吏部不待報尋醫東歸復三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未幾劉瑾擅權公卿遭斥辱惟懋見幾而去云後起

南京太常卿辭不就進南京禮部右侍郎不赴任進尚書致仕籍五十餘年矣官居不過十載立朝不過四十日難進易退天下高之

顧文僖公清恬於進取以退步爲消謗忌長策不因遲速動意最受知李文正公問嘗表於公曰清在門下惟當退一步文正悵然曰誰肯到此初轉學士有沮之者梁文康公曰他人且緩渠已後若更遲之如公論何後五年學士不遷而亦漠然故文正有始知衣不是家之句蓋其高情雅致不汲汲於顯貴之干曆被嗌謗危禍且及而亦不動心其量度過人遠矣

楊公子器沈默重厚風儀峻整而中實和易與人游處恆掩其短而揚其所長於所論薦必密終不令其人知於自處安分自足雅度恂恂爲縣官時則曰得做此足矣爲部屬官則曰得陞此足矣及爲方面官則曰做此足矣子元赴京鄉試省公于汴屬之曰都下故人有問我者可實以我病告之且爲我寄語知己儻有推轂幸爲我遲遲勿驟

劉司徒璣初登第授曲沃令治行天下最部使者上之弘治壬子召赴

吏部太宰王端毅公重其志行欲授御史先生辭不受王公復欲以爲巡按先生曰辭御史受御史部是攖要以便私也王公義之爲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後以衡州知府陞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先生力以驟遷辭不報無何陞戶部左侍郎卽又陞尚書先生辭益力疏曰臣由知府轉少卿已爲殊遷由少卿數月而陞卿由卿而陞尚書祖宗任官確有定式今若此是使成憲由臣而毀陛下縱眷臣其如祖宗之法何臣死不敢就屢上不允乃赴部視事

羅憲副循初登第以進士試給事中上姓名第三公卿賀者踵至明日奏下得之者同年張某也張爲書人養子事以賄成有相告者公不對其後當銓部員外郎而競進者又攘之諸曹不能平嫉公曰曷自明公曰彼之進必以賢也主事年久且爲員外郎何汲汲耶於時士論鄙二人而益多公

李廷相字夢弼號蒲汀濮州人弘治壬戌廷試第 有闕文

劉公文煥字德徵定州衛人正德戊辰進士授駕部主事賢聲藉甚而

與選郎韓邦奇同鄉且厚善時當推銓部大司馬亟薦之韓公亦以公宜銓部也大司徒劉公璣亦亟爲推轂公聞知亟抵韓公曰天下豈少才文煥何以得此轉公曰主事賢公曰公以主事賢竊恐天下以爲私也公文煥友大司馬又煥戚主事苟賢奈何天下無知者獨其友與戚知之何也乃推他主事無何上用大冢宰議選內外諸司明習國家事著聲名者充御史冢宰獨責之韓公韓公又薦四十人皆時俊而公復預焉韓公意公且來辭也避不見公窘甚夜排闥入扣牖呼曰文煥今日辭御史非前日辭吏部意也文煥生晬而王母死黃母育成瘁甚矣今老且衰可爲御史遠巡耶韓公乃矍然起曰邦奇不知且不使如此事遂寢

王漸逵字鴻山號青蘿番禺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刑部主事贈光祿少卿初釋褐首相厚齋梁公故有婕也欲薦爲庶吉士而索詩文不已先生以二名闕授編修歷官戶部尚書諡文敏正德逆瑾弄權出爲兵部主事給由大冢宰楊邃菴考上許以任重致遠瑾則仍復原職陞右

春坊中允兼修撰積六年始陞侍講學士今有不數年即爲講讀者公
嘗言久任乃官人之法吾史館中十八年始得展書近來寖失古意矣
公雖文墨是司日惟講求世務刑名穀錢皆所不遺方將進講武宗乃
退而遊西苑次日五鼓始御經延衆以其久候力倦或不逮往日及開
講聲音洪亮理致詳明上倚聽大喜即欲傳勑取入內閣辦事都督朱
寧朱安等各有賀禮及門公以講書乃職之事雖頗稱旨非他有積勞
豈可以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而取相位耶辭之甚懇未允不得已從
權借左右貂璫之力始得俞音乃後人如張羅峯翟石門嚴介溪而夏
桂洲則又門人之門人也皆爲內閣大臣而公竟不與焉所親有尤之
者曰恆言謂百年到手是功名當時如不固辭雖如五日京兆可也此
豈士君子持身之道公之確守緩待爲是也未能遂辭之時年十九未
聘比例乞歸昏於何氏己卯刑部主事以不克將母疏病請告

李儒字宗文華亭人自爲邑庠生凡若干年而入太學又若干年爲正
德庚午始舉于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病不能廷對至甲戌始第進士

公年四十餘矣人以謂公蓄久而發之遲且斬于速售而公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而去自是終居者又十年蓋未嘗一日歷乎其官而處己澹然無復有冀於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會嘉靖初今天子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數中於是始就選爲建寧推官歷南京刑部郎中

顧璟字英玉吳縣人故大□□璘之弟也正德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憲副嘗爲兵部主事時兄東橋公于掌銓者有舊欲一見先生終不往父雙榆亦諭之不宜太峻先生跪受教曰窮通命也禮無私謁與其以從命爲孝孰若以不辱親爲孝也

林□字□□號省峯閩縣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戶部侍郎今大司空碧麓之父也初爲戶曹屬吏曹闕太宰心擬公公遜謝不欲當而鄉人故有欲立公上者公遂托疾篤婉轉請告歸人稱其恬退

陸莊簡公光祖初爲濬令四年薦剡無慮十數上例得徵選華要而以宗人前贈忠誠伯緹帥炳方見親幸于上勢張甚因謀于相知請補南

遂得南京禮部祠祭主事

萬文恭公士和宜興人初成進士選讀中秘書閣試兩冠其儕例拜史職將解館分宜置酒飲諸吉士睨公曰是誰爲萬子者同館耳謂公曰不留矣于是當給事中公請部得儀制司主事公通籍五十年特以耿介于時衲鑿家食者居半在分宜以藩臬去在新鄭以卿貳去在江陵以宗伯去論者以爲難進易退得大臣體使者千旌過里門輒首問公一切辭以疾間從一奚奴徒步林間與田父野老班荊道故若不知公八座也者以故人人愛重公

鄭世威字中學號環浦閩長樂人嘉靖己丑進士歷事刑部侍郎初釋褐會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公曰才脫章句遂躐司耳目毋論躁且虞曠也竟不往

陸公樹聲字與吉華亭人歷官禮部尚書謚文定家世業農又貧無所佐讀則強之服田與傭雜作私嘗帶經而鉏及覓梢爲文一日法請志悔公願從生師受經師試以義避席驚賞時方簡肅公爲令見而奇之

補邑諸生自是輒試居第一居則授徒里中間取挺脯以佐甘旨邑令
周以鍰金則謝不受嘉靖庚子張文毅與留畿試拔公第五明年辛丑
舉會試第一廷對二甲第四選庶吉士壬寅歸省三載始北上故事南
宮第一人被選必授館職而分宜與敎胄子御公落落見無加禮欲以
它官抑之先進有欲得公一言以爲地者公爲不省分宜詘于朝論竟
授編修一日同館謁壽分宜皆更緋衣而入公獨青袍鵠立其間分宜
則目攝之然亦不深訝也肅皇帝祠竹宮儒臣競進青詞公獨無所預
執政間以嘗公遜謝不應而日與同舍高文端公毘陵荊川唐公同郡
中江莫公諸人以問學志行相勉勵大爲清議所歸吳門袁安節公時
爲給事特疏品第詞林首以守正推公卽分宜亦亟稱安得閉戶寡交
如陸與吉者庚戌廷試充掌卷官知鼎魁陰有所屬故泥其卷分宜亟
伺不能得聲色俱厲公不爲動壬子請急還里中途奔太公喪服闋久
之不出丁巳卽家拜南京國子監司業乙丑起國子祭酒未幾復告歸
己巳起原官兼學士敎習庶吉士抵淮復請告時同年高新鄭公在政

府公弟中丞居省中新鄭遇事不如意輒語中丞曰吾甚愧平泉趙文
肅公至謂中丞舉朝僕公正欲主上一見風采知先朝培養有此偉人
耳其爲名流推重如此壬申陪推內閣即家拜禮部尚書乃詣闕嘗以
公事謁江陵適冢宰先謁出入見客座甚偏江陵亟引正之公乃就座
同列或諷公以相君尊重宜少委蛇公默不應蓋已浩然有歸志矣而
會明年甲戌當會試江陵營諸子入彀欲援公正人以塞物議公微知
之請去益決疏上溫旨勉留遣中使問賚及門江陵復托中丞挽公微
示將有別命公笑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如一出山豈爲樹桃李希揆
席耶疏五上乃得賜告乘傳歸瀕行疏陳十事皆關大計而辨宮府抑
戚倖斥貂璫尤觸時忌江陵益大啣頃之就公邸訣公踞床見之抗手
謝曰病甚負公推轂奈何望日出都傾城祖送皆謝不見相與望塵嘆
羨以爲長安道上數十年所未有也己丑公子大行君彥璋成進士當
館試手書勑其毋趨捷徑毋嚮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四字箴乃吾子
也時太倉王公在政府獨曰授之行人以便省親足矣公聞之曰荊石

眞愛我者也是秋大行遂請終養則數召不起名益重天下企望謀斷若謂太平必待公出而後可致遇有要職及美缺必以擬公惟恐不就及聞宗伯之命無論知不知無不色喜人謂江陵初欲引公同升且冀主會試爲其子入轂地後見公驁然不屈遂已其實不爾江陵與公同館三十餘年初四五年尤相暱豈不知公爲人不肯爲後輩屈且彼方搆新鄭去欲專行政豈容持正者在傍掣其肘哉特以己初當國將驅走天下士欲得海內第一流前人所不能致者自己致之則借色爲多且度公質直不外飾必與世忤必與中貴忤一拂意必飄然不留彼時浮譽已收郭隗臺可毀矣而公則以立朝三十餘年食祿雖少然收名已多無非主其司成君三起少宰未之赴玆一旦驟以入座召雖時相左右之實天子命夫豈敢桀然抗違仍厚取名疏辭不允遂北上就職比至江陵喜甚不候分謁卽恭候公蓋猶以前輩禮事公也在禮部可一年守典禮不受私囑部事井然公退危坐閤內簡接客禁城西有演象所者金吾別署也虛廠四圍空地數十丈茂樹林立公常燕息其中

午至暮玄竟日不聞人聲諸中貴銜公不曲狥詭傳旨令公接旨仍令
長隨屢次促公僕僕扶掖至會極門則部行常事耳公知其意不與校
自是稱病不出踰月遂乞歸江陵知去志决是時公季弟中丞公樹德
方以給事中避公遷符卿乃紿謂曰宗伯公旦暮大拜矣何不少需忍
中丞以告公曰相貴行其志虛銜何羨褱□公吉士假歸時嘗遇唐應
德中丞於京口因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額稱宋贈祕閣修撰公曰
此何加于少陽但題宋太學生固快蓋素志然矣疏五上乃得歸仍候
起用公之爲南京司業也孫公陞任南京禮部尚書以詞林舊誼與公
數相過從公來語未嘗不移日長夏則往往聚談于郊外禪寺于時世
方濁孫公謂公嚼然絕滋垢因以康濟推公公曰僕性躭枯寂殆如野
僧無事坐內則實快稍涉事卽如執熱今南署猶可棲遲若畀以煩劇
是困苦之立見其短耳孫公曰不然惟不染故能綜核無所累今世事
舍公孰任居二年竟稱疾引去及起太常掌南祭酒事是時徐文貞公
已當國矣蓋公性恬淡前告孫公謂南署可安者固本志也然任職則

勵精不徒優游掌南雍時作訓諸生十二條大約以立志治心爲要太學生至今誦之公屢召起天下皆高公之節若謂堅之不出者然公于經綸事業實未嘗忘其行藏亦無意必但於世味稍淡耳前少宰不起雅以鄉袞嫌故後起教習時則文貞歸矣

康泰和字原中號寓山莆田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歷官工部尚書嘗爲南京禮部侍郎八年不調或諷之曰曷少貶以狥時好公曰升沉有分安用吾僕僕權門以僥進哉乃作拙宦對以述己志

呂文安公本爲翰林時李文康時故急公不欲出公司業次當出者億東宮且立聘睨宮僚詭云汝立逝將將母而南固所願也康公問狀公佯諾之司業業已當南面師懼不任耳於本何擇居七年不調優游自如上下相始得公下內閣議授秩分宜密遣家監以告犒之十緡嘆之改少詹事秩視大司成等庚戌舉進士賜宴南宮禮部則以輔臣貴重而品在三以位次請分宜擬居三品之上弗從旣則擬以品爲差上徑命之居二品末得上坐華亭入相後公者四年公引身下之遂躐公上

其後上孳孳求舊擁裕亦猶分宜司隸擁公孤諸病具在肺腑公獨多息竟謝之及司隸暴亡周親內卻公無所預槪諸唐虞之揖讓不然乎哉

王庶子祖嫡讀書中祕日有明因寺僧某者亦信陽人所居頗幽勝公暇往過之力以寺碑爲請公訊寺所由則慈寧宮香火別院也因盛稱京師佛寺鉅麗鈴鐸相聞古所未有皆民脂膏之所自出微以示諷然亦漫以塞僧意不知其聞內也忽一日中貴人以內賜至驚視則寶鏹文綺佛像珍藥充斥庭中且言聖母見文甚喜謂塗膏釁血語人無敢及且文內洞悉西來大意故有是賜公愕不敢辭越數日賜復如之益以諸珍饌公益駭愕亟謂其僚陸可教茲事不當聞上耶然懼非聖母意且奈何可教言茲事外庭所創見盍言之政府公亟走白政府政府四先生亦相顧嘆宅稱儒林盛事云至是先命子迪奉高淑人喪歸內復賜銀幣併諸御藥而以珍饌賜公者再會荊石王先生訪公榻前再白前事因言不可復留意先生言吾儕實重去公顧以此求去意良是

然雅尚如公亦何嫌必不得已有移疾耳月餘選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又旬日始得請歸

江公珍字民瑾歙縣人以進士令高安課最甲諸邑徵補臺垣選亦甲諸邑而至則授禮部主客司主事人或怪之意公不樂居臺垣者每慰藉之公逡巡謝曰令固不知當何曹也無何弃其父喪服除仍故官尋又弃繼母張喪謁選久不調公曰有限故有競吾其居不競乎哉上章請南得駕部少宰安陽公怪謂郎何自南官復逡巡謝曰郎自便南風土耳安陽公嘆曰是安得長者言吾愧吾官矣

梁憲副承學嘗爲南京工部主事九江榷稅序當遣公郎中有所善欲往以公改北爲新任不當遣同曹咸爲不平公曰使職等耳何必九江竟無一語已而所遣者以墨敗人益服公

沈憲副啓原己未成進士廷對策文詞古雅楷法工緻咸謂上第不忝及發卷閣部大臣杲遣報一甲第三人矣會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故事十七名者爲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人欲爲選首過先生曰

使若以序次必首選予得州守矣幸若安之毋難予先生曰選之先後例也予豈有所諉哉予固不敢以君之過而爭亦不敢以君之過而讓當聽其自至及期前一人果使分宜勢下銓部時冢宰遂篤言以親知故爲先生嫌而欲首前一人卒並授南曹而先生爲屯部郎先生怡然曰南北等耳况予性簡澹南曹甚宜我

吳方伯愈初登第觀政兵部二僚有與當路比者雅喜公故爲引重欲授致安地公謝曰某忝列進士入官自有本末因緣進取非所志也其人愧謝後當路敗所引咸坐廢而公無與時已韙公卓識

殷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嘉靖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添考晉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參議乞休不允已擢貴州督學副使未上疏請致仕丁卯穆皇帝改元用薦者言以原官召公視學兩浙甫至輒引疾疏格於監司不果上歷陞江西參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遷進遞上辭久之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今上在御復就家起公南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

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允致仕公自筮仕歷郎署藩臬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之三前後連起公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日爲重如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屬公擬留公比銓有以語公公謝不欲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公正色曰如君者直以不欲吏部知我乎公蓋自負若此平生嗜退每進輒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賦恆遯

陶大年字長卿會稽人故莊敏公諧之姪也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參政公成進士日夏文愍公當國文愍父與莊敏爲同年又習公有聲禮闈也欲羅致之會選庶吉士令門下所善客蘇某說曰相君開東閣以延賢人濡足平津邸者戶屨常滿居恆推轂其意常在子大夫子大夫幸少留意一修刺造門祕書郎直掇之耳且子大夫亦知相君尊人與君家司馬故同籍乎公遜辭謝曰家司馬幸得徼靈於相君尊人且又長者居其間望履幕下小子幸甚雖然請俟異日客退仰天笑曰男子生而墮地分予以定彼安能陶鑄我且既藉口而奏太常何官不可爲何

必秘書郎吾終不能仰人鼻息遇合自是絕足不及貴溪門貴溪憾之再逾年始授南京兵部主事

丁日字惟寅號海陽貴池人今太史紹軾之父以歲貢授衡州府通判爲諸生日隆慶改元詔舉恩貢當屬君君輒避于姑孰以免久之當歲貢上矣復讓之徐宗梓而以身後之其恬於進取類此

高從禮字質甫仁和人號青崖萬曆丙戌進士歷官福建按察使初爲西曹時方遣使出讞選及君君深自陳讓至于再四西曹郎劇使無甚出讞者也或怪謂之曰公何讓之固也君曰昔歐陽永叔君夷陵行視架閣有積牘焉在直乖不可勝覆也退而以獄矢故終其身精法審斷予書生方師吏耳敢專使命

許文穆公國既忤江陵南中司成缺江陵問公願否公曰賢關地重司成道尊懼不任耳敢云不願既之留雍序當遷者數矣而不及公或怪問故公初曰貧宜爾也至再則曰俸宜爾也深厚不伐如此

李文節公廷機爲禮部左侍郎常不欲遷恐所興革不能久故吏部擬

推少宰力辭旣滿六年疏其南北治狀徽號勤勞請加尙書公又疏辭山陰相公謂可加太子賓客公曰侍讀學士不佳卻要太子賓客耶山陰笑曰如公足以風末俗矣

王公鼎爵字家馭王文肅公弟戊辰舉禮部第五人試于廷少師華亭徐公手公卷摩娑不置曰更千百卷安所得此識學兼茂者顧以語人直疑未可奉專對抑置二甲第九名而諸公意殊恨以爲是不足當欲羅致之館中使文肅公諭意公公謝不敏時閩中洪芳洲侍郎尤愛公自詭力能道地得高選強公入試公終不肯強之再三至謝病乃已選刑部主事窮晝夜讀律手爲批註塗乙如曩業舉子時及文肅公進爲禮部侍郎公亦徙禮部故事兄弟不同署例當改官少宰鳳盤張公終以前館選事重公謂公且無動當以尙璽丞相處而公謝曰某非不知公意厚且某亦非願舍兄而南也終不可以某故啓倖階固請南乃改爲南驗封郎中

潘尙寶士藻爲尙寶久不徙獨關西李敏肅公深知君謀于冢宰孫公

調之吏部而君辭甚堅决第舉南中名流自代若前考功郎蔣君時馨今尚寶卿俞君日升尚寶丞葉君茂才皆嫣嫣推重一時且它靈未易悉數方君之辭吏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直以不欲吏部郎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

胡淳字原荆無錫人成進士時會有詔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人以謂君君笑曰庶吉士文弗及程出而給事御史今課吏高等則入而給事御史吾文而出乎將以吏入乎等耳令能德於民勝於是